

台灣土著始祖傳說

陳國鈞

白雲山藥材

白雲山藥材

目次

一、前言·····	一
二、各族始祖傳說的選錄·····	五
三、各族始祖傳說初步的分析·····	一〇九
四、各族始祖傳說與圖騰的關係·····	一二四
五、各族始祖傳說與其他民族的關係·····	一二九
六、總結·····	一六三
插圖·····	
圖一、阿美族傳說中的獨木船·····	
圖二、阿美族傳說中的古石柱·····	
圖三、排灣族傳說中的百步蛇·····	
圖四、魯凱族大南社的會所·····	
圖五、魯凱族會所中木雕始祖像·····	
圖六、曹族達邦村內的大神樹·····	
圖七、雅美族傳說中的神石·····	
圖八、排灣族屋簷旁的蛇紋雕刻·····	

一、前 言

在世界各地民族社會裏，大多流行着一些神話Myths、傳說Legends、民譚Folk-tales，以及寓言Apologus等等，按這些東西都是屬於民間口傳的故事範圍，其中以神話與傳說的性質較爲接近。所謂神話，一般說來是要說明有關宇宙、生死、人類、動物、種族、男女、宗教儀式，古舊風俗，以及其他有神秘性事物。所謂傳說，乃是敘述某件爲衆人所共信事物的始末。不過神話多係附以神秘性，而傳說則未必如此，它可以泛指無可徵信的記載而爲人民所深信無疑者。還有，神話中的人是以超人類的神爲主，其性質是屬於宗教性的；而傳說中的主人公則是半神的人或物，其性質是屬於歷史性的。至於專供人們娛樂性質的民譚，以及完全由個人製造出來的寓言，則與神話，傳說都截然不同，那是很易於分辨得出來的。

在原始社會裏因爲無文字記載，或雖有文字記載而不甚完全，或文字不大發達的民族中，卻是常能發揮其高度的智慧於傳襲性的神話與傳說之中，藉此以維繫其傳統性

的生活習俗，社會秩序，宗教信仰，道德規範，以及民族歷史等等。我們可以說，二者是初民知識的積累，或也可以說是各民族在上古時代（或原始時代）的生活和思想的產物。它們所敘述者，決非憑空說出來的，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況的必然產物。要之，在原始民族的文化中，神話與傳說都是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，它不但是反映出某一民族精神和物質上的生活，並且是對於其社會的起源，形成和變遷等各方面，都給予我們很多的啓示。所以，我們要想瞭解一個原始民族，便應該從研究這個民族所有的神話與傳說着手，也可以說是一條必經而重要的途徑。

比較民族之間的神話與傳說，素爲歐美人類學家所重視，因爲從各個民族共同的神話與傳說中，可以看出民族之間互相影響的證據，這種研究的方法，即屬於一般所謂人類學的歷史方法，它既不須顧及民族內的神話與傳說所表現的歷史上價值，也不要述及神話與傳說在民族中發生的作用，更不必去講究神話與傳說的文學價值。這種研究方法，僅是把神話與傳說的各種事節作一種客觀的比較，藉以明白民族的隸屬及其部落流動的途徑。同時，神話與傳說，都可以表現時代的背景，也可以反映出該民族記錄神話與傳說的時的文化程度。美國第一位人類學大師波亞斯氏 Franz Boas 在津西安印第安族中 Tsin-

shian Indian，搜集了一百多個神話與傳說以後所下的結論如下：

『在一個民族的故事中，那些日常生活的重大意外事件，是附帶插入故事中，或者用以當做故事中的主要情節的，大部份關於民族生活模式的陳述，都很正確地反映他們的風俗。再者，故事中情節的發展，也很明顯地表白了他們所認識的是非及觀念。……部落間的神話與傳說材料，並不代表該民族關於人種學方面有系統的敘述，但是它也能指示該民族興趣的所在。這些材料，可以代表該部落的生活傳記』。

還有一位英國著名的民俗學家哥麥氏 G. L. Gomme，在其所著叫做「歷史科學的民俗學 Folklore as an Historical Science」一書中，也特別指出了神話與傳說的價值。他說：『民俗的特性是傳襲的，即自古相傳的，所以最能證明過去的狀況，其價值不在歷史的記載之下，歷史從來不曾詳述某地某時所發生其事件的所有全部真相，而且歷史的記載有時是錯誤的，還須依賴傳說去糾正它。例如神話，表面上看來雖然似乎荒唐，但它的發生都不是無因的。並非民俗學家口中所謂的神話，幾乎全和幻想或小說一樣，這是大大的謬誤；神話是確定而且明顯的，實與幻想及小說不同，它是包含「真理的核」的外殼。要了解其中的真理，有時或者很難，一個這樣解釋，一個又那樣解釋，但

這卻無損於它的價值，猜不透時不妨暫且置之，後來或者慢慢可以發現出來的』。

世界各民族間，都有不同的神話與傳說，惟其中以始祖誕生的傳說，最爲普遍盛行，而且在內容上及中心思想方面，頗多若干類似的地方。因爲它是有關於人種的起源，地方的開闢，和祖先的來歷等等，所以特別被各個民族自古傳襲下來。凡心理學者，歷史學者，社會學者，民俗學者以及民族學者等，都無一不加以特別注意，倘使僥倖得到某一個民族的始祖誕生的傳說故事，也就視它爲一種最珍貴的研究資料了。

關於台灣土著社會的始祖傳說，在過去的日本學者中，曾經搜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資料，並且著有專書數種，其中主要的有小川尙義、淺井憲倫合著「原語にと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（1935年）」，佐山融吉、大西吉壽合編「生番傳說集」（1923年）。但他們祇不過是一些零星資料的收集和記錄而已。後來又有中外學人繼續從事者，主要的有美國 Edwand Norbeck（1950年），中國李卉，（1955年）許世珍（1959年）等；但他們的工作，也祇是根據日人的記錄加以整理和分析，那是不夠的。總之，直到現在爲止，我們似乎還未見過有系統的深入 Intensive 研究。然而這一種研究工作，不單是廣泛的搜集和記錄，還應多作有系統而深入的研究，實屬有其必要。

本文的內容，除擬引徵中外學人舊有的資料之外，再加筆者自己採集得來的資料，分別加以綜合的整理以後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。首先依據族別把所有彙集的資料，逐一加以選錄出來，其次按照各種傳說再作初步的分析，一面解說其數量、內容、類型、分佈及演變情形，更進而闡述其與圖騰文化的關係，及與其他地區民族的關係，以期有助於對台灣土著社會起源的瞭解。

二、各族始祖傳說的選錄

在台灣土著社會中，各族之間都各有他們獨特的始祖傳說，而且都是相當可觀的。這裏，我們根據過去中外學人們在這方面搜集的有關資料，以及筆者自己實地調查得來的有關資料，把台灣山地每一個族中的始祖傳說，分別選錄出來。有幾族中錄得較多，但我們不難可以看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。茲逐一列述於下（以各族的人口多少爲序，並在每一則的傳說之前，標以號碼。）：

（一）阿美族：

阿美族的原名爲Amei，他們的總人口，約有六萬人，爲台灣土著各族中人數最多

的一族。因為他們大部份居住在狹長的東部平原，很少居於山谷之中，故而素有「平地山胞」之稱。他們的分佈地，北自花蓮市附近的奇萊平原，南至台東間的縱谷平原及海岸山脈東側的沿海一帶，直達屏東的恆春爲止。由於這由北至南的狹谷地帶，也散住有其他山地諸族，如泰雅、布農、卑南、魯凱、排灣等族，自然要受到這些鄰近異族的影響；同時他們特別與後來的平地漢族很接近，也很受到平地漢族的影響。所以，許久以來，南北各地的阿美族在各方面，已有很多的不同，我們若要研究阿美族，必須分作幾個地區，既便於研究，亦易明其真相。

普通是把阿美族分爲五個地區的，指在花蓮市附近者，稱爲「南勢阿美」Nanshih Ami；指在秀姑巒溪上游者，稱爲「秀姑巒阿美」Shukuolan Ami；指在海岸山脈東側者，稱爲「海岸阿美」Cost Ami；指在台東各地者，稱爲「台東阿美」，或「馬蘭阿美」Malan Ami，或「卑南阿美」；指在恆春者，稱爲「恆春阿美」。又據過去日本學者，如鹿野忠雄等的意見，把全部阿美族，劃分爲北、中、南三個部落群，即北部阿美群包括南勢阿美，中部阿美群包括秀姑巒阿美與海岸阿美，南部阿美群包括台東阿美與恆春阿美。按此種分法較爲簡單，也很妥當，故中外學人大多樂於採取此項分法。

該族的始祖傳說很多，而且在上述三群中所流傳的，也很有些不同。

1. 南勢阿美方面：

筆者在花蓮市附近的吉安鄉調查該族所得，有關的傳說，計有下列五則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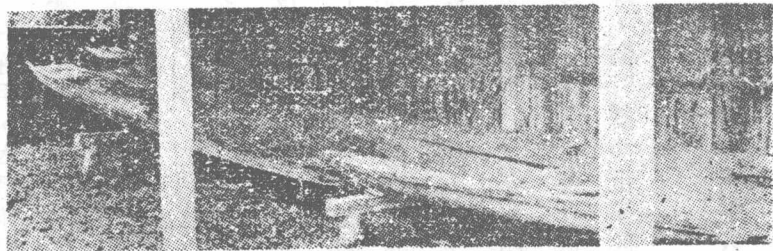
①「在七百年前，約在唐朝貞觀年間，某處的火山爆發，附近各地廬舍多燬，有一女名『阿覓賜瑪知納』，與乃弟逃避而出，同坐一大白浮海，隨波飄流，不知經歷多少時程，僥倖不死而到達今之花蓮大港口拉瓦山登陸，後結爲夫婦，生育子女，繁衍日衆，乃遷居今之奇密，歲久人又多，再分散至南北各處繁殖，北上至花蓮市附近者，爲南勢阿美，也即包括過去的荳蘭、薄薄、里漏等社的人，今都屬於吉安鄉之內，像仁里村（即昔薄薄社）的人，便自稱爲『阿覓賜瑪知納』的子孫。」（按上述「大白」，已由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購藏）。

②「在很久以前，某地有一部落全體出海捕魚，衆人下海不久，忽然發生強烈的大地震，在山崩地裂時，海水也變成滾燙，於是全部落中人多遭滅頂之禍，在所有人中，僅有一對聰明的姊弟，幸能駕着一隻小船，手抓一把糯米，在海浪濤天之中逃生出來。這一對逃出生來的姊弟與怒吼的的海洋奮鬥，掙扎一周左右，最後漂至東部台灣拉瓦山

上，那時海水漸退，現出荒涼的山地與平原。這時七歲與六歲的姊弟，在海上吃完所帶的糯米後，再以姊姊長髮中的虱子來充飢，等待水退，在陸地發現一株殘留的山芋苗及小米數粒，二人便將此種苗，小心種植後，又合力搭建一所簡陋的草房，開始了辛勤勞苦的生活。等到約有十幾年後，那些山芋與小米都已繁殖到二人食用不完，姊弟二人爲繁殖人種着想，就結爲夫妻。二人婚後第一胎生一女孩，第二胎得一男孩。當時他們的生活是萬分艱苦，食物簡單到極點，又沒有淡水吃，爲了滿足食慾，於是設法捕獲野獸，某日當男主人出外打獵時，在山中發現一狗，捉之送回家內，又去打獵，到黃昏回家，發現此狗已逃走，但晚間此一逃去的野狗却帶着濕淋淋的身子出現在他倆面前，二人大喜，才知道狗已發現了水源，翌日，當狗又去水源時，二人跟蹤，於是發現了水，此後即熟食。後來他們又生下許多子女，令子女相互配合，一代一代漸漸繁殖成爲一個部落。因人口增加迅速，原在拉瓦山上的住屋已容納不下這許多人口，於是老人又爲他的子孫在別地建築許多房舍，但始終不讓他們的後人知道水的來源處。那時老人爲子孫所建居所，多胡頹子樹，結實如荳，兒童尤喜食之，阿美族稱胡頹子爲『太奧魯』，老人即名其地爲『太奧魯安』（後漢人改譯作『荳蘭』，至民廿六年日人譯爲『田埔』），

後來當地的人口逐漸繁殖，已經容納不下，於是老人命其子孫一部份遷往附近另一地區，慢慢形成一個獨立的部落，這個部落的勢力也強盛起來，在某次開會之中，老人下令劃分界限，並定其名爲『巴薄薄干』，意爲如白之地（後漢人節其首尾之音，簡稱『薄薄』，民廿六年日人改稱南埔），但兩地族人不很和睦，時有爭執事件不斷發生。」

③「今化仁村（即昔之里漏社）七鄰的轄地內，有一座茅棚下，放置着三隻黑心木製的獨木船，船身已殘破不堪，僅供參觀之用。據傳這三隻獨木船乃化仁村阿美族人的始祖乘渡來此者，爲一古老的遺物。按在日據時，化仁村原名舟津，即取其始祖乘舟靠岸之意，對此三船特加珍惜，築一藏船之所，保管此古老遺物。光復後該屋傾坍，住該處的阿美族人以祖先遺物，任憑風雨摧殘，必至滅跡，無以對祖先開土之恩，乃在原處再築一茅棚安放，每隔七年猶舉行一次莊嚴古雅的『船祭』」（見圖一）。



圖一：阿美族傳說中的獨木船

④「與薄薄社爲鄰的里漏社人，相傳其先祖較薄薄社遲來二百餘年，本居住里壠（即今台東縣關山鎮），出海捕魚，爲水所阻不得返，夢海神「賽甯」教泐，並授造船之法，得乘船以達，就居此繁殖其子孫，因不忘其本源，仍稱其地爲「里壠」，後人誤稱爲「里漏」。」

⑤「在一千四百年前，有七位阿美族始祖乘着三隻獨木船，忽然在化仁村海濱登陸，即在化仁村中策茅屋而居，這三隻獨木船便一直遺留下來。後來據說這七位始祖，是從萊美社駕船而來，又一說是來自里壠。這七位始祖，既來化仁村開發，不知經過多少年，傳至第六代子孫，其中有一名叫「馬壽壽」者，一天駕船出海捕魚，忽被風浪捲去，正在危急之際，突遇一位海神將其救起，帶往一座類似王宮裏居住，經過五天後，「馬壽壽」乃向海神懇求准予將他釋放回家，終獲海神允許，仍令駕船而行，不料抵達家門，景象已非昔比，其子孫已滿堂俱是，一再打聽，始知自己離家已有五十年，因此，「馬壽壽」知道係受海神拯救性命，又蒙其繁衍子孫，感激之餘，便叮囑後世子孫務要祭祀海神，以表示紀念救命之恩」。

⑥「化仁村遠在一千四百五十多年前，即有阿美族人住居，最初祇有男女兩人，有

一天突在海濱發現有男女七人分乘三隻獨木船登陸，即和陸上男女兩人，共同聚居一起，一直傳其後代，以至於今。」

以上六個傳說，顯然是兩個地方的傳說而變成者，①、②兩說乃屬之薄薄社，③、④、⑤、⑥四說，則都屬於里漏社。

我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張光直氏，曾於四十一年間至花蓮田埔一帶調查，在「從花蓮阿美族中的見聞說到台灣土著的來源問題」一文中，錄有荳蘭社下列傳說：

⑦「太古時代，這一帶地方有許多人居住。有一次，天降大雨洪水起，居民大多被淹死，只剩下姐弟二人，姐名 *avas-matsiar*，弟名 *tsilihang*，他們坐在一個隨水漂流的木臼裏，漂到現在荳蘭社西邊的 *kakong* 山上，許多天沒有飯吃，只有捉頭上的虱子果腹度日。等到洪水退時，他們順着退却的水走到 *tsili tsili malataoan*，拾到一些小米和早稻的種子；後來再遷到 *Taoran*（荳蘭），又找到了山薯的種子，便在荳蘭利用這些種子耕種。姐弟二人長大後，懂得了人事，彼此愛慕，另外又沒有結婚的對象，兩人便相結婚。後來子孫繁衍，便成了今日荳蘭社。」

日人鈴木氏在「台灣蕃族的研究」一書內，錄有南勢阿美方面下列兩個傳說：

⑧「太古之時，東海有一島，名Boruto，一曰Abokurayan 神降臨其地，隔一河，有女神Tariburayan居其處。兩神交談，心心相印，遂賦同居。某時，偶然以籐繞樹，發生摩擦，火發，樹焚；這是火的開始。於是，兩神乃以火燒藪，互蹲火側，發覺男有有餘，女有不足，不解其故，此時，有雌雄的howatuku（小鳥名）飛來，作交尾狀，二神始悟其術。日久，子孫繁殖，孤島Boruto不能容納。男神，Abokurayan遂以大木造船，偕妻Tariburayan，又伴同子媳，離開此島。船西進，旋至一處，名Kawasan 登陸，不意此處早爲兇神所居，回船轉向北行，至Tararoma（花蓮港附近），亦不恰意；乃再乘船前進，至Takirisu（宜蘭地屬），上陸定居，並植所攜之薯。幸而當地土力肥沃，野生的Panai（米）與Ahabai（粟）甚豐。」

⑨「據Rinahamu（南勢部落的狩獵地）的口碑：「太古有洪水，全部落殆遭絕滅。此時，有兄妹二人，正在搗粟，目睹可怖的洪水，即乘日而逃，漂抵某高山，約經一週，水勢漸退；兄妹下山南行，但遇花蓮港溪，不能渡，同時頑石累累，步履爲艱。不得已，轉向西南，幸達Narumaan，遂定居於此，兄妹並成夫婦，不久產一男一女，亦成「兄妹夫婦」。此後，子孫漸繁。然初到Narumaan之時，苦於無火，雖以籐與木摩

擦出火，但因過於繁難，必須另行設法。一日，乃命Tataryu鳥速取火來，鳥遠飛東方，果取火來，但當到達海岸之時，誤而墮火於海，有蛆由海運火上岸，但亦漸滅；兄妹以白石互擊，火出，遂傳之子孫，以迄於今。」

河野喜六氏在「蕃族慣習調查報告」中，亦錄有南勢阿美下列傳說：

⑩「太古，Panapanayan地有兩小孩，男kusugu，女matapidapu，雙親爲太陽和月亮，後來兩人結爲夫婦，生四男二女。」

2. 秀姑巒阿美方面：

筆者在花蓮光復鄉太巴壠地方調查，承阿美族長老曾進生先生（七十餘歲）報導了如下的傳說：

⑪「很古時候，有一對兄妹，兄叫kusun，妹叫madapilabo，乘一竹筏，自南洋漂流，經過多日，爲海浪冲向今之高雄一帶，在今之鵝鑾鼻登陸。不久兩人結爲夫婦，用石木做成農具，便在山上開墾，種植爲生。他倆最初生育一條長蛇，放走了它，以後才生育人類，共生四子二女。長子叫dadakijolo，次子叫aputuk，三子叫tadeavo，四子叫dotse，五女叫lalakan，六女叫tejematsan。當生第六女時，肚大發亮，衆皆擔憂，等到生

下以後，母肚不亮，但六女全身發亮。六女長大至十八歲，每早必與兄弟輪流至溪畔汲水。她至三十歲仍未婚，某日去汲水，經過海邊，見一海神，形狀如人，頭髮披散，用手招呼，叫她談話。海神雙手捧水，放滿桶中，並說太重，由他代拿，還說要娶她爲妻，說完後走。但六女回家並未告訴父母。過兩天後，六女又過海邊汲水，又見海神。他說他已向他父母告知，有一發亮的女人，無論如何一定要娶她爲妻，現在是奉母命而來。她答以此事必須回去向她的父母告知始可。可是六女在告訴父母之時，父母都不信會有此事。當六女第三次在海邊又遇海神，他說限定五天便要來娶，要快準備一切。她回家又告訴了父母，於是大家擔憂起來，要想法子對付。在第三天時，大家挖好地洞，要把六女埋入洞內，使全身不再發亮。但在埋下以後，亮光仍是從土中透出，衆感奇怪，把六女挖出，又用瓜筋包縛，外加厚紙細緊，再放入地洞深埋，誰知格外發亮，各地都可見到，大家焦急異常，只好仍把六女挖救出來，另想別法。在限期只剩一天時，還是想不出法子。這天輪到四子和五女合作汲水，見到海浪發出巨響，海水向陸地沖來，他倆一時逃避不及，於是躲入水桶之內，任其漂蕩。他們的父母，及長子、次子、三子等見海水沖來，都逃奔山上，只有六女在大水中，像是坐一木桌上，安然無恙，她和四子五